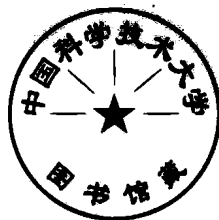


莊子集解



# 莊子集解

王先謙註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係用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重印)

————— \* 版權所有 \* —————

## 莊 子 集 解

◎定價人民幣七千元

註 者： 王 先 謙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分類：哲學 總號：26502  
54.12修，商務型，106頁，114千字；787×1092，1/32開，6—5/8印張  
1954年12月初版上冊第一次印刷 印數(總)1—7,5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貨粟有請。內交於豎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概飾鞭箠爲伯樂罪。而撒鬪髀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穀。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更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 莊子集解目錄

一

## 卷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 卷二 內篇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 卷三 外篇

駢拇第八

莊子集解 目錄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 卷四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二

## 卷五 外篇

# 莊子集解

## 卷一

內道遙遊第一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釋文一本作冥北海也其名爲鯢釋魚鯢魚子方以智云鯢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

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篇運行也案行

下云水南冥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云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

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塵埃也成

揚土曰塵塵池而息引齊諧一證野馬也陽氣發動遙望蔽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塵埃也成

之細者曰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

出此點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

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通云謂堂則

芥爲之舟李頤云置杯焉則膠崔云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

也。蜩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俞越云：文選江淹詩：鸞斯我決。高下飛。李注引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鸞，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鸞不作鸞。我決

起而飛。李云：洪。槍榆枋。支云：槍突也。李云：猶集也。榆，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疾貌。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也。司馬云：控，投也。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借蜩鳩之笑。適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為惠施寫照。適，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糧。隔宿搏。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蜩。又何知。借人為二。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米儲食。列以掩其迹。喻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鶩，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

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鶩，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惠姑不知春。此小年也。釋文：惠，木作媿。司馬云：惠，姑，寒蟬。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楚之南，全引列子。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魏臣，封彭。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彭祖為比。舉不亦悲乎。此段從小湯之問棘也。是已。注：湯問：鶩，湯問：大棘，革古同聲。通用窮髮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

垂天之雲。湯問：鶩，終髮北之雲，其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

而此文若相屬為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絕雲氣，負青天，然

之間所謂洗洋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鵲雀也。斥，小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鷓不

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再證。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鵲雀也。斥，小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鷓不

何止一尺。下文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明言數仞矣。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明言數仞矣。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又借斥鴳之笑。此小大之辨也。點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且舉世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而辱人。斯已矣。成云。榮子

於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夫列子御風而行。列禦

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案列子黃帝。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靈二子之。冷然善也。郭云。冷然。旬有五

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冷然善也。郭云。冷然。旬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風。乘之。福案。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猶免步行

列子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道。遙遊一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己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穎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燧火不息。字林。燧。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鷄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鶴鷄

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鼯鼠也。李楨云。偃。或作鼯。俗作鼯。本草陶注。一名鼯鼠。歸休乎君



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傳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為己寫照言非此不能獨全其天。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聘之不應大而不當案當底也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流河漢迢遞清大有庭陔宣穎云運門外路庭堂不近

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藐音邁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

子。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其神

凝。三字吃緊非遊物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司馬云疵毀也癘音癘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

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為說吾是以狂而不信也。狂李云

案音讀如詭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

為一世斲乎亂執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楨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

物治也簡文云弊弊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司馬云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

粃糠。說文粃作粃釋文粃糠猶繁碎案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執肯以物為事。又引不以天下為事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宋人

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股冠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為無所用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李楨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陽堯都

宣云：實然深遠貌。案言堯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云：姓惠。魏王貽我大瓠之種。今葫蘆瓜也。即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不鳴然大也。本亦作

鳴。李云：虛大貌。俞樾云：吾為其無用而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向

義載下。引通俗文。徐音舉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為較之段借。元應音。世世以泝澣統為事。成云：泝，浮，澣，漂。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

江湖？司馬云：慮猶結縲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

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為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音棄。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野豕。卑身而伏，以候放者。之物雞鼠之

屬。東西跳梁，猶走擲。不辟高下。辟音。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龜鐵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

辟也。玉篇：王死於網罟，今夫蘆牛。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注以爲弩身。

莊子集解 一 逍遙遊第一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大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彷徨，猶徘徊。逍遙乎寢臥其下。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言無處可用之人，問世無是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安所困苦哉！曉惠施蓋惠施用世莊子逃世，惡以莊言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內齊物論第二**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與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謙均物，我外形骸，道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爲書，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无鬼篇：讀爲寘寄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字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无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以下異。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爾同。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云：籟，籟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地成云：噫而出氣，其名爲風。是唯无作則萬竅怒呬，而獨不聞之，寥寥乎。之猶其下。本釋文：山，林之畏，佳。猶懼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圈，獸之圍，圈宜云：洋深池，汚窳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激者，譎者，吐者。

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聲。譟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譟下而聲濁。突深而聲留。咬鳴而聲清。皆狀聲釋文。騶音季。司馬云。譟哭聲。案交交詩作咬。咬前者唱于而隨者唱。李云。于鳴聲之相和。成云。皆和明。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云。厲烈也。濟止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調刁字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以竹相比。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引子綦言畢。案此文以吹引言。風所吹萬有不者。而怒者果誰邪。悟其爲誰。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詹炎。有氣。賤成此議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與接爲構。合也。日以心闢。宣云。心計相角。縵者。窳者。密者。寬者。司馬云。寤深也。宣云。密謹也。成云。略而謂之。有此三別。此交接之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李云。惴惴。小心貌。宣云。縵。迷漫失精。此恐惴之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案發音。卽有是非榮辱之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留不發。若詛盟然。守已。以言其日消也。天眞日喪。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潮沈溺。宣云。爲之之。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漚也。固漚深也。老而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陰篤。喜怒哀樂。慮歎變歎。變多反覆。歎多怖音。姚佚啓態。淫成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嬌。出虛。無聲而有聲。宣云。蒸成。無形而有形。皆氣。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與夜代於何萌生。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而使以上言物。

生乎且暮間自悟真理此者生之根也非彼无我宣云彼即此也非我无所取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是亦  
 近矣成云我即自然而不知其所為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邪案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也李特辭  
 兆也案云若有真為主宰者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可形己信而不見其形可運動者已信能之形有情而無形情與我有相維繫之  
 百骸成云百九竅與下二漏而九六藏李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  
 也有六骸而存焉成云吾誰與為親有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如是皆有為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既如是矣或皆有之  
 而賤為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  
 代為君臣乎然有真君在焉即上真宰也此語點醒不死成云刃逆隨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  
 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益不得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  
 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禦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宿盧文昭云宿當作恭司馬作爾簡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亦與之化靈氣蕩然矣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成云芒關味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成  
 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凝一之心妄起意見  
 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為喻

且奈何哉。無而爲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

夫言非吹也。吹。音末。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鷦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言邪。抑以爲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其音之輕重。尙不定。此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僞言何以蔽而至於有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宣云。觸處皆道。本

亦不道。隱於小成。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爲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言隱於榮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

辯。所以蔽隱。至言老子。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綬。學於求氏之地

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綬弟名程。綬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尙賢崇禮。儉

以兼愛。靡頂放踵。以救爭生。此謂之墨也。綬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綬恨其弟感激而死。

亂擊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綬恨其弟感激而死。

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也。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皆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返觀人則昧。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

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生浮游。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言可。卽有以爲可者。言不

是非。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是者。既有彼。則非是非。非無窮。故不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云。此

於天。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亦因是也。由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云。此

亦爲彼所彼。彼亦一非。此亦一非。彼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

彼是乎哉。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嵩燾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極得道，是非反覆，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自非，故曰：莫若以明。惟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窮，故曰：莫若以明。彼此而是非，非以明不能見道。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為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非，遠取諸物，則指是非。指馬之非馬，以指馬也。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而孟子所云用之取譬與理道無涉。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惡乎然，然於然，然不可於不然而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論物之初，固有然者，即如指為指，馬為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也。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乎不可不似，應更有惡乎不可，四句可於奪之。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憺憺怪，道通為一。釋文為子偽反。舉數事，前云說文莛莖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司馬云：楹，屋柱也。厲，病癩。莛，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憺，奇變之稱。憺，矯詐之名。妖怪，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為一，不必異其分也。成成分一物，其成也毀也。散毛成氈，伐木為舍等也。如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如此成即故無論成毀，復可通。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用已見而寓諸尋常之理，為是不庸也。者用也。云。

無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通也者得也。觀其通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因是已。天之謂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為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者，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芋，音序，栗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為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案：寓言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鈞。天鈞者，天倪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所以為有物矣。以上又見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有物，尙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為有物矣。庚桑楚篇：見是非，則道之無彼此。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尙無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有物，尙其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不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枝，枝柱也。策，打鼓枝，亦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者。莊其策而案枝策，惠子之據梧也。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



子之精。枝節而吟。據槁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辯者有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辯之時。枝節者。有不振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善辯者。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於今也。案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惠談名理。三子之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世。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自宣云。惟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堅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者言。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堅故曰。以堅白之味終。堅白。又見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而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味。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猶禮中庸云。纘太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一技而去道遠。仍是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者多矣。當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馬云。滑疑。亂也。案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聖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已智而寓諸尋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執彼此。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也。案事端未露。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言未出。有未始夫未始有無也者。並出言之心。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无也。言者然有者。或有無。竭無者。或意未盡。是有者爲無。無者爲有。今我則已有謂矣。既顯有。而未始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有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既顯有。而未始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